夷堅志

夷堅甲志卷第六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人間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晶熒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

四百七十件史倥偬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
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川髙
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身
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尚
無杯酒臠肉虗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
眞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為之觧顏已而擢紹
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已卯歲自秘
書郎除司封郎爲　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
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

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奚絶倫輩决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爲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爲二鬼卒拽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衆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别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着王者之

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撿生前所爲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土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墻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盡批判語也

李子約撰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湏申禮部乃得易先敗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為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員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久之方寤頗喜憚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為言之遂令名彌遜而以似之為字後數年兄似矩尚書主曹州寃句簿子約罷兗

簽就養似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牓者一人先至曰已罫多士索其牓無有但探懷出片紙上書李彌遜三字方疑未信似之去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之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子也（亦蘇粹中說）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掣其惡

者筆同行者以爲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
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
懼泝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
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
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
子文但容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
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
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
文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

誦一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氷遂瘖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葉平甫說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

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鍾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旣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縶兩手抱縛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

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説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耀没中邊聽偈已又拜而隱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弌烏梟鴟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絶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

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毋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恥不及曩歲相率強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爟夢朱衣吏着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關取明旦有負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閩清令以助右院者方送還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目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　爟說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訟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了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劒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劒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

即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按作火字寘杯其上俄頃即熱飲畢含餘瀝噀壁間復噀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鮓共食時落日斜照柈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柰何

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携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遥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頷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墻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

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别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

可曉云 林君說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為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為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尚書裳使十二縣持疏斂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己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為廉訪使者數千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

必以溢惡之言詆琮嘗入侍
徽廟問汝在閩時如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
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即
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既出始大愧悔
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為福如此劉圃南說

張謙中篆

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為人退
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
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攄喪其母魏國夫人

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彥振以爲不類令字命去之不從彥振雖不樂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譌說之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不肯用宜以見還决不易也彥振知不可强遂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爲歸安丞與張善憚其人不敢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綃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羣浴于彼以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隷焉熙寧中元章簡公絳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惲其數至爲槾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逆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喙吐水公至大喜爲賦詩數年間參大政鳳池之事遂成先兆後温左丞益出守亦喜爲此游且和元公

詩末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眞鳳池山也而休證如此豈偶然耶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尉感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䕃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紋

帶自經於南山極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在旣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猾吏爲姦

福州老胥夏鏵者自治平時爲吏政和中以年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閱郡將多矣無不爲其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闢師孟其一羅儔老畸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隙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研究意義茍有得

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嘯即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擿以故得而欺之鏵曰彼好讀書尚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右三事皆郡士鄭東卿說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

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方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

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翔說

夷堅甲志卷第七 廿三事

蔣員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遥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

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 李郁光祖說

李少愚

李少愚 回 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間失手墜水中水急不可尋舉舟號慟至明日有漁舟聞哭聲問知其故即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曰夜來遥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臥地上四面火環繞意謂罔兩竊取故[illegible]得之 林亮功說

法道變餓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爲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爲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

師曰汝既知過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僧宣日智說時在虎丘時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合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欻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

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乂嶺與西鄉湘去十餘里辭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内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緑衣人言曰此人曽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即往乂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

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爲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公女處不肯受其自度不償此償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爲施戒而以其金䞋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堂說法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

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抱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逃方以索縶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

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齧人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爲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豢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爲再生甚喜遽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豬矣急復掩之明日

請常州太平寺摽搆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霽喪車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墓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

羅鞏陰譴

羅鞏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靈顯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鞏曰家有弟兄罪獨歸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悞悔乃急束裝遽歸

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曹續說翬乃曹祖姑壻也

不葬父落第

陳杲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杲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庀襄事後再試登第寧德人李舒長說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云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

數建炎丁未傅國華尚書墨卿爲舒州守聞武
昌寇作自武昌纔隔蘄黃即至舒懼其侵軼又
嘗再使高麗橐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
避諸江寧既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
入閘便時宇文仲達鎮江寧與傅公善家人即
遣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意安全無虞是
夜卒周德爲變刼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者婢
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爲兩浙漕杭卒陳通
稽怒於有官君子將爲亂會顧君出巡矣與通

強抑衆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聞亂復走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爲也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偁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

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哳不可曉見外人甚善携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窒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齎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

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絶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査市道人

常德府査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糶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宅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雷電當晝暴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

可令此村叟蹲伏經棹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董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　上帝有勅罰之被陳真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棹下護之諸神不敢近凡三十九字讀畢失道士所在未幾余翁坐亡

仁和縣吏

乾道間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

藥道人求藥得一单方只碾生硫黄為細末實於猪臓中水煮臓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爲丸隨意服之两月後飲啖倍常歩履輕捷年過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尫悴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内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䦨猪肪脂能制硫黄兹用臓尤爲有理亦合服之必當見功効也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吏周世享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十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于此每幅皆斷為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晝援筆羣鴉數十鳴譟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

衆鴉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閔周連誦寳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飛入空中周賛嘆之際箭從天井内擲落于佛龕側靈感如此

金釵辟鬼

温州瑞安縣貧當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深衆疑其在譟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

急牽我入我衣領間有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
攔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搜山大王

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
因販海往山東爲僞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
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
着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
王乞命若癸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
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

馬究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棲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右二事亦朱亭叟說

熾盛光呪

瑞安士人曹毅字覺老少出家爲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主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毅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爲計但晝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讀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毅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

蟲失所之疾遂愈(郡人戴宏中履道說)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敦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處從漁帥買沙魚作線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及腹一人偃然橫其間皮膚如生蓋新爲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鰌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卧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舟登其背猶有丈餘特歲饑鄉人爭來剖割是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鰌元不動次日有剜其目

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幸無所失亡取
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衆其脊骨比皆中米臼
用

夷堅甲志卷第七

夷堅甲志卷第八 十七事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會之凡積留未請者正如其數乃謂諸子曰我所得止此且置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不復言後一年而卒計掛冠後所入半俸適滿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有舊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禊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榷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處有盜每夕輒往巡邏嘗遇一人行支逕中詰之曰我以事它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類人又非人所常行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汝至馬鋪去城四里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

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視已化爲一老鷄乃縛而焚之

佛救宿寃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眢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

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携矛臨井託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刀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為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為金人簽軍者 三事皆陳李若訥說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携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

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絕異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為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

寘其首一寘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尚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為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

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林亮功説林與士人之友同齋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

仲曰汝常日雖犬特甚來我之出必殺食之矣
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
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
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
吾視其體頭已爲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
所知者再觀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
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
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錢
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

急奔入喉中遂死本縣般若長老惟學說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爲壽春府司理因鞫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遇客携囊槖獨宿多殺之投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因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啓其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

與房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其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云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留題一詩曰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憐當日鶯鶯事獨立春風霧鬢斜字畫柔弱真婦人之書次韻者滿壁

州人少年時夢作詩曰舂罷雞行犬吠籬溪深水馬徤霜重橘奴肥建初將漕京西遇冦至彥楚貼閭中刃奔走墟落聞農家舂聲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去三事黃訦訒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將死不忍視徙置比舍民家須其絶而斂之乳

媼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媼祝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媼先竊窺之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浸安毋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爲食素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媼猶在始啓所緘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梁竑夫說

潘璟醫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

益沮飲酒易怠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温叟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矣後果夢即能食北湖吳則禮載其事

黃山人

贈太師茉助緍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去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土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

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
其子即少蘊也既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種壻周
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
後當孿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
字從兩口文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
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説已而果然
自惟揚歸吴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
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
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

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真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黃訒詵得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當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

郡守程進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偕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携酒肴竊入偕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携具至既飲又偏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偕書室燈尚明呼之猶與相應荅及天明則偕卧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去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敢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

謂遽死蓋鬼詐為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携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為驛舍云

閉羅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為雷所擊挈尸至雲外有朱衣人云錯也復撲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并脇下皆有斧跡出青黑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八者即時震死此人元儲穀二倉歲饑閉不肯出

故天誅之既死殼皆爲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到易株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爲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忽起挈子往他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

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斵棺一竅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牝犬欲殺已刺血煑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育之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廷昌期因是得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胡濬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覆而呪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啓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采山藥爵而吐之以示人津著藥上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

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游清遠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為虎所食徧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為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别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横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山僧說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壖地名上弓彎月夜有海

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衆殺之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八